孫月峰曰精悄同内儲而更增波折章法三皆如字又非字間三皆字

韓子卷之十一

外儲說左上

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隱栝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

約揖精簡此畫工繡地法

一句爲一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

孫月峰曰章法更圓

收拾成一片

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确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説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

孫月峰曰事慳而語富與他陸貌又別

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

尤精約

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爲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爲下走睡臥與夫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盂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辯而無實用

為吏者法

嫁女喻美其文而遺其質

右經

傳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

孫月峰曰作偶事嚳濃

鬻珠喻亦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巧而無用之喻

敘事斬斷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

凡十一事皆
言虛辭無實
用

棘刺刻削喻
學者辯雖微
妙無實用

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
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
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
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
以削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
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

孫月峰曰有味有態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

言虛辭易勝考實難欺

射喻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孫月峰曰覆說而意乃暢

警語

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

孫月峰曰勁快

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畫莢喻

孫月峰曰叙俊而刻

孫月峰曰斷固妙

畫鬼魅喻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黄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决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

堅瓠喻務光卞隨鮑焦墨翟之類

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屋喻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

弓喻

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

愈多愈繁愈重複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總上兩喻作斷案

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𥳑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

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説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説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説之不止是貴

嬰兒喻

孫月峰曰事不奇以轉意妙

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自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父子喻相為則相怨

傭工喻自為則相和

二喻貼人情切事理全不迂濶

傳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巳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三段爲一章

三事皆借名與師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敎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吴乃先宣言曰我聞吴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巳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

孫月峰曰名實重句先虛後實固有態

起吮疽而母泣者以奉心少恩故也

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此類

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爲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甞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

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攓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

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也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褅麾之鳥驚而不射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愚而好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

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
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
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
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
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
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

言貴虛名而忘實用者可亡也

複句

士以十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

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内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

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巳遠
矣而守其内也巳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
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
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
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
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
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
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

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

孫月峰曰妙情妙狀必躬必親之病

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

斷案

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雖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莅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

凡八事皆論信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曰申子謂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

二事皆不失信

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

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巳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巳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

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比類整飭可誦

韓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下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跀危生子臯以功受賞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卯五乘而履蹻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卽臣將爲夫少室周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主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處則

孫月峰曰鉅孱二字撰得好

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總後數事）
治夫爲門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以産也
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
不費金錢孱不用玉璧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跀危子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
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與宣王之患臞馬也
五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偪説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故仲尼論

管仲與叔孫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
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
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
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
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
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傳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刖者守

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跀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跀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跀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跀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柰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璜乘軒騎駕出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璜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

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

凡五事論人
君用人

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傳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此邪臣覬望之言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斷案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馭得其道徂
詐作使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興主之彊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

凡七事雜記
人君好士

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
非一足也
傳三文王伐崇至鳳黄墟韈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
何爲也王曰君與處上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
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
黄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
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
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
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

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屩以履之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絶似家語口氣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爲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

此段似春秋時文

以爲害義故不愽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爲大聲以大絃爲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爲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

已七事雜論人君用臣

傳四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内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豹言可爲悽
愴惟如是能
良吏所爲泣
也

西門豹爲鄴令淸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

戲皆不忘其本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危子曰吾父獨不失袴

戲語　戲語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爲多與之

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顔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凡十事皆雜論人臣

孫月峰曰佳語不鍊之鍊

獻伯之儉可以勸民何必

傳五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

以法繩之也

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
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
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辭晉國之政乏不虞之
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
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
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
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
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虎而忠於公室簡主答之失言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内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

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爲相。其讐以爲且幸釋已也。
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
汝能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
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一曰。解狐舉邢伯柳爲
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
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傳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

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
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
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
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
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

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
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慫之

韓子卷之十三

外儲說右上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欒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烏

二人主者利害之軺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巵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

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嫗也知貴不能以教歙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傳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

孫月峰曰此因[illegible]無境[illegible]而意寫然[illegible]無音妙絕

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廪粟以賦衆貧散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不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決決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

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

善持勢者在得民心景公已失民心矣焉能持勢此論不當

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
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
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
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
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
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
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

孫月峰曰以肆筆佳

此見齊君有民而田常不

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

得禮發禁之旨

太公無此事借發言以黜處士耳

先秦戰國人作文不肯藏字藏的喜往返喜複句蓋自一種味也如今對人談

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刼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

愈詳愈明若左氏檀弓殊簡切上古之文尤簡

孫月峰曰排奡却好馬喻良馬不用與無馬同

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

賢士不用亦何貴士

凡譬喻後就說正意就將譬喻內字眼剪入正意內

孫月峰曰此似簡勝

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巳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巳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

鹿喻

孫月峰曰得此下乃有情喻甚清切

孫月峰曰形容絶妙此段章頭文彖俱奇警

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矦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

孫月峰曰如此雖煩不厭

敘事縝密矩度森然

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問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

此喻甚奇

六慎奇特之句

申子言六慎

斷案

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奇句

傳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

孫月峰曰增此一轉有波

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

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
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
將何以自爲廩乎聞之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
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
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
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以
先告客以爲德

人臣之巧於伺君而得君之情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

孫月峰曰比前篇稍繁而節節有情寫得意態生動

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

巵喻人主漏言

巳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

巵喻極妙

金之玉巵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

酒喻一事而三喻

狗喻

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王

傳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

鼠喻

鼠喻中有狗狗喻中有鼠文勢相盪

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巳者必利而不爲巳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

孫月峰曰此前詳略各有佳

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陁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

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

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

拜請死罪

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衞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

毋子喻

先以母子譬究時言及君之左右

[illegible]轉推出

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

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敎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敎之一

教歌之法

起之少恩宜乎不得其死

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

孫月峰曰詞與木弗加山魚弗加海同三而意更深妙

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

言欲得民之死力在法必行

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愼産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
公也爲愼産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
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
無得不戰柰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
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
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
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顚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
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顚頡之脊以狥百姓以明

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顚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顚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

文勢如連環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因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整飭

韓子卷之十四

外儲說右下

織珠碎錦層見雜出不匱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子罕爲出彘田恒爲圃池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而不發五苑田鮪知臣情故教田

章而公儀辭魚
三明主者覽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人主覽於士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故失火之嗇夫

孫月峰曰明快

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筴則馬咸騖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

二喻駢麗可賞

造父威分於出彘

王子於期德人於圃池出喻尤妙駢麗整飭天成王良造父不能共駕

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

右經

傳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

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孫月峰曰與上節若相關若不相關以分共字作眼蓋異趣而同旨

王子於期

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櫼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趨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子罕田恒結
桀前二喻

子罕為出彘

田常為圃池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
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
奪其君國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
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
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
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

造父田常

孫月峰曰合得巧

孫月峰曰變作排語有態

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止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

復說王良造父不能共駕田連成竅不能共琴

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入法寡恩不情之甚

傳二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者。是

孫月峰曰論太奇然意却可師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慘刻少恩正此類

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生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

孫月峰曰有次第有境

非人情不可以為世法

屯二甲。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

不以蔬菓活
民之無功者
恐亂法秦之
急功利如此

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蓏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三復斯言人人可自警省

此段甚明斯凡為吏者可自勉於蕪

一事而五段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巳者不如巳之自為也

傳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

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

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

與攻益而立啟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

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啟人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啟也。已而啟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方吳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

搖木張網喻

人郤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内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虚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傳。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

此一反更好

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好自用而不任人之弊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

孫月峰曰曲盡情狀

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日武靈王使惠文王蒞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傳五玆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玆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玆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

絕力致死輩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輩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反桓

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

五而嫁則内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
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
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
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
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
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筴則引之退則
筴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
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筴所

貪吏安可為也廉吏又不可為此吏之所為泣也孫月峰曰雖快而不若前之奧有致

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